

新俄短篇小說選



上海大光書局印行



## 目 錄

- 兩朋友……………Lydia Seifoullina  
海面掠奪……………Artiom Vessioly  
火……………Valentin Kataev  
浮華盜……………Alexei Tolstoi

白加是一個堅忍不拔的孩子。同他一塊兒  
工作是很好的。他一高聲而響朗的唱起這種

我們就是這麼一些傢伙，  
長靴裏面，——一把短刀！

無名調來，大家立刻就會變成愉快。對於婦女們，這是令她們害怕的，雖然他是既沒短刀，也沒長鞭。僅僅那粘泥和風日污曬成焦褐色的赤脚上有些傷疤。

白加善於應對，他的舌頭會隨着對手的身分隨意翻轉。一個穿白鞋子的小個兒婦人在過身嗎，白加的唱歌似的聲音馬上會溫和地響了起來：

——幫個忙罷，太太，幫個忙罷，請君在我母親臉上。她病倒了已經兩天，我們兄妹三人在挨餓呀。

如果那女人拒絕了他，他就馬上給她一句惡言，使她得趕快放眼看看她的周遭，看有沒有人聽見了白加給與她的辱罵。當這孩子從一個人的臉孔和衣服認定那人是贊成蘇維埃政權的時，他的態度又會不同。他會直切地粗聲粗氣說道：

——同志，給我幾個子兒買麵包呀。

如果人家問他：

——你那兒來的？你爲什麼求乞？

眨眼之間，他會造出一個故事，使得那問的人瞠目結舌，莫能置答。真的，這樣的問話在現在是少見的。所有的兒童收留所都裝滿了，又把這樣一個無賴怎麼辦呢？白加的眼光是銳利的，他能看到遠處。在一切示威運動中，站在紅旗後面的第一人總是他。把實情解釋給那些小孩子聽的也是他。

——那些混蛋殺死了菲羅夫斯基同志。列甯的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普羅列塔利亞。褚鐘那白黨僱了一個刺客。而現在他却誇口：我要開戰。試試看罷，試試看罷！

他知道一切，雖然他并沒好好地受過教育。做他的伙伴是有益的。可是他却很少要甚伴侶。他甯願獨自一個鬼混。長久以來安特加就想

同他要好。他總沒有成功，直到上個禮拜他纔達到目的。現在，安特加已經是白加的好朋友了。是托機會的福。白加到市場上去了。安特加跟踪而往。白加年紀很小。他自稱十二歲，人家頂多會給他一個九歲。他身材瘦小。他混進那些大人裏面，不見了。安特加尋着，尋着。頭碰，肘撞。只少穿過市場三次。沒有白加。忽然，一些女人叫喊起來。安特加奔向那叫喊的地方：目的瞧瞧熱鬧。他呆望着。他看見一個婦人在搖擺她的白衣。她把她的——個衣袋指給人看。

——你們看，一瞬之間……我把我的錢袋擺在這個袋裏，剛剛一歇……我這手拿一個包，右手一條手巾。剛剛一歇……剛剛一歇。天呀，這是怎麼的？怎麼的呀？

買賣的，過路的，大家擁了擁來把她圍着。

擺在袋裏！……一個開口袋裏……人家怎麼不會見財起意！好個糊塗女人！

——拿錢是這麼一個拿法嗎！

——你要把錢擺在你的袋裏，你也應該把手擱在上面嘞，蠢東西！

——該找找呀。

——去，找罷……

安特加擠到了前排。

一個頭戴一頂黑帽，眉頭繃得緊緊的黃臉先生斜眼看了一眼安特加說：

——這些小賊，搜搜這小子看。大家都應當搜搜的。

——是，呀，捉住這些小子！搜搜口袋！

——莫說廢話！你想現在的小孩子偷了東西還會等着讓你抓嗎？

——在大人們中才會碰到一些這樣的笨伯，那些小賊是慣了的，他們不會這樣不謹慎。

安特加東張張，西望望，雖然他不曾偷，他却忽地莫明其妙害怕起來。他想從那縐眉先生



肘下鑽出。那位却一把抓住了他的襯衣。

——捉住他！往那兒跑？

安特加不該抗拒的。那些女商圍了攏來搜他。沒有搜到一點什麼。可是不管，大家還是毆他。

——他一定把那東西遞給一個伙伴去了。

一個少女挺身插入了這事件。她帶着一種憐憫的聲音焦急地說道：

——不要打一個小孩！警察，警察！

安特加怕警察比怕拳頭還利害。他停止了哭泣，拚命地從那些女人手裏掙脫了身。

女商們開始辱罵那女郎，不管安特加了。警察還沒有來到，他已帶着冒血的鼻頭，逃之夭夭。他同一個瘋子似的奔跑着穿過了兩條街。接着才停下來，坐在一堵牆腳揩淚。他的臉孔給他塗得儼像一個小丑。哭不哭，肚子總得給牠塞點東西才成。他跛着腳走向車站。那兒，白加才趕

上他。

——你呆東西！快給停住！我追得你簡直要命了。你向那兒跑呀？

——車站。

——揩揩你的眼睛。你有一副好嘴臉呀，混鬼！你真做了一個好漢！誰不是呀？你幹麼要離開市場？你袋子裏什麼都沒有，你應當同別人留着。留着并且答應他們搜查。等等，我去買東西來吃。

當他們在車站的小園傍坐下時，白加說道：

——空了那蠢女人的袋子的是我。你却替我受罪。

他快樂的笑了一聲：

——你爲什麼逃呢？我，作賊的我，我都敢來贖去，若無其事。好了！吃罷！

從這天起，白加就同安特加舍在一起了。

他們買了一些香煙和香瓜子叫賣着。并不

長久。白加實實就是那麼一個傢伙。有錢，他們就儘買啤酒喝，儘買喀爾美羅，香腸嚼。立刻，他們就沒剩一個子了。重新又得求乞。苦日子嘛。夜裏，城外，白加同安特加談着將來。

——我們能夠撈些錢來過冬，做做生意才好。冬天伸着手兒求乞可不容易。太冷，沒有地方睡覺，沒有衣服遮身。去年冬天我是在一個火車頭裏睡覺。那是一個機關手應允了我的。我醒來時，臉上總是一臉的汗。你去叩人家的門嗎，人家可不讓你進去。你是那兒來的，你這面生人！我要能夠在什麼地方弄到一二十萬，我們就好幹一宗事業了。那斜眼白加，他有一幢房子，而且有一個女朋友。可是他還比我年青呢。

他問安特加：他的父母是些什麼人，他怎麼來到這城裏的。可是關於自身却什麼都不肯說。

只有一次他談起了他自己。兩個孩子釘住了一個把領圍解開套在一條粗頸上面的紳士：

——給我再一個子兒罷……

那紳士把他那繃在一件絲製上衣裏的肚子擺了一擺。他向那在他身邊走着的白衣婦人高聲說道：

——到處都得看到這些傢伙！無論那個角落都是！不用說，又是一些罪惡的候補者。這些衣衫襤褸四不像的東西對於地方真是一件莫大危險。

白加把一個最粗野的惡語給了那個女人。接着，兩個孩子放開脚步就逃。當他們停了下來息氣時，白加說道：

——老伙，父親母親通餓死了，這才真是晦氣事呢。

——你父母都死了嗎？

——這不干你事。

他就開始戲弄一個站在一扇大門口的穿短褲的孩子去了。

——你明明是個男孩子，頭上却頂着一腦  
女孩子的頭髮。你這孩子！

那個年紀不過五六歲的孩子用了一種笛音  
似的聲音答道：

——我那是一個男孩子！我是蘭弟呀。

——蘭弟嗎？那末爲什穿短袴？

——天氣熱呀。夏天是可以作男孩子打扮  
的。

白加同意了這話：

——這是真的。你的母親在家嗎？

——不，她同娜亞上市場去了，祖母在家。  
你母親在那里呢？她也上市場去了嗎？

——她也上市場去了。去偷東西去了。給我  
們去拿點麵包來好嗎？不過，不要說是給我們拿  
的。說你餓了。或者說要拿給狗吃……

那小姑娘拿來了一個小甜麵包和一塊餅  
乾。

兩個孩子吃光東西就同那小女孩子遊戲起來。她真是一個有趣的小把戲。她只尖聲尖氣說個不休。她讓他們進了院子把一隻小狗指點給他們看。他們就同那隻小狗玩着。

他們不曾看見主婦和女僕的回家。

——蘭弟，你同誰在玩呢？祖母在那里？她有什麼話嗎？這兩個孩子是什麼人呢？

從帽沿下投了可怕的一瞥後：

——你們是些什麼人？

蘭弟奔向她的母親。

——他們的母親到市場上偷東西去了。你讓他們同我玩着等他們的母親罷。

那女人同牝雞似的叫了起來：

——怎麼？……怎麼？……去偷那里？

兩個孩子奔向門口。腳不停留。這天，他們就沒找到食物。翌日是只好用幾個蕃薯充充飢。白加發愁起來。就像寒熱病發作了似的。

——怎樣的生活呢！那些狗的生活還要好上萬倍。如果我弄得到一二十萬呀……

第三天，也不招呼安特加，他獨自一個離開墓地去了。他們兩個在街上碰到時，白加也并不停。他只抽身過時說道：

——我今天晚上有事。我已經約定……好了……你明早在我們昨天晚上過過夜的墳邊等我罷。

——我呢？

——我叫你等我呀！

於是他飛也的走了。

翌日安特加等他直到正午。白加沒有回來。

又幾天過去了。安特加再沒見到白加。他死等了一個禮拜，每晚都到墓地裏去，喊着：

——白加……白加……

沒有回答。秋天來了。墓地是不必再想了。接着，安特加交了紅運，他在一間兒童收留所占

了一個位子。他忘記白加。可是，并不全然。有時，夜裏，他的心兒總不免有點寂寞，有點哀意。

——白加那兒去了？

他不曾哭過他的母親，也不曾哭過他的父親，可是因為他這伙伴他却很想流淚。

在一堵牆上剩有一片風雨未加侵蝕的殘報。從那些模糊的小字，人可以讀到一段夜劫未成的新聞：

……“那些匪徒開鎗拒捕，致被免脫。在這場惡戰中，斃盜黨一，乃一未成年之犯人。”



海面掠奪

**Artiom Vessioly**

一九一八年春。 “我們的”  
第一個春天。 孤巴， 黑海，  
羅夫洛西卡。 轟動。 熱。  
狂。 高潮， 騷亂……

整個的行車時間，車箱裏談話不絕。人爲什麼叫喊？人爲什麼辯論？一切問題都歸結到同一點：打倒資產階級！打殺他們！一切是我們的。我們是主人。我們是暴力。那些白狗！那些白狗又把我們奈何！力在我們手裏。我們要把他們一齊

踏碎。我們要把他們一齊踏成齏粉……平民革命。哭泣，歎怨。嗷聲，淚影。東尼那亞附近，兩軍相遇。戰士相撲。四處。歎息吧，底葉白河，歎息吧，海。大家都在同一方向。大家舉起他們的短鎗，用他們可怕的聲音把愛隨亂的山嶺震倒

打倒喀維里蒙諾夫

打倒憲政民主黨

他們已慢慢地

沒落。現在，是我們的時代了。

同志呀，殺

對資本案一點別要留情

打倒。

喀維里蒙諾夫，就是孤巴的沙皇黨領袖。這卑劣小子是個專拉皮條的東西：他曾把哥薩克最高議會堂‘拉塌’烏克蘭議會撮合攏來交尾。可是，我們斷然反對這些陰謀。戰事已經四起：丹門，孤巴，直至太卡自己。第珂茨 加亞，第馬弋夫卡：

雷凡甲等地方均已響應。一定，打倒波克洛夫斯基將軍：怎樣剝削農民的將軍嘞。都——都——都。噝噝噝噝——噝噝噝噝

下車……

羅夫洛西卡鎮。羅夫洛西卡站。隊長在那裏？啊，小兄弟。事情嚴重。戰士永不退縮。他們要幹就要幹個澈底。呀，那，你尊貴的閣下，好好站着。這是一個戰士……隊長在那裏呢，他到什麼鬼地方去了

他在那兒

你好呀

你的委任狀呢？

這里。

委任狀是合格。哥薩克人伊夫杜金枯珂，是求發軍實的代表。這狗隊長一動不動安躺在一隻軟軟的沙發裏

這不關我事

怎麼？

就是這麼

到底怎麼？

就是這麼

你怎麼成爲一個隊長

如果你沒鎗礮。特別是當白狗們攻  
擊的時候？

這不關

我事

蠢奴。

代表掠過隊長的頭吐了一泡痰在牆上。我們在  
城內紮營罷。那是農兵蘇維埃嗎？那是革命委員  
會嗎？一大羣人在梯階上。一大羣人在廳堂裏。  
走動是不可能。一些黑海鄉民。一些摩爾達人。  
海軍混在羣衆裏面：爲了騙到一點伏特加酒。一  
個無名小兵在賣銀碟。伊夫杜金鑽到東，伊夫杜  
金鑽到西：找不到一條出路。他餓了，餓得要命：

…他站在一窗檻上，切了一片麵包，拿出一點燻肉，這時……呀，親愛的華斯喀罕拉加同志

不錯，你好呀小夥

這不是做夢嗎，你竟

活着？

大砲，小彈，都不

要我

啊……

我真快活……

急急一陣談話。華斯喀，忠誠的朋友，樂得大笑。他喚住同志們，向他們述說他曾怎樣同伊夫杜金在一個烟窗裏過了一夜，怎樣他們兩人用預定的信號取得了一座高加索城子。海兵們發喊了，天花板上的灰塊紛紛地落下。報告地方蘇維埃嗎，地方蘇維埃有着各種的混蛋。布爾塞維克，門塞維克，憲政民主黨員，革命社會主義者。你一定會得不到軍械，兵。

這會什麼？

就是這麼

可是這到底爲什麼？

我已給你說過。

你的運氣不好

哦，心兒緊了。伊夫杜金拖住華斯喀的衣袖，開始向他哀求

華斯喀，親愛的同志。我們  
爲什麼打來？打倒那些金  
玉其外的壞蛋呀。門塞維  
克放權有何用處？全個孤  
巴都是白的，——三萬哥  
薩克兵。怎麼辦呢？到底  
怎麼辦呢？

靜靜你的兵士的心

爲了上帝

你應當鎮靜

我們會給你  
得到武器。

話是金的

你有道理，打倒  
門塞維克政權。

蘇維埃呢？…這

用不着著急

一切權力

是在我們手裏

高樓大廈宮殿等等

伊夫杜金並不覺得快樂。快樂，他已忘掉窗檯上的燻肉，麵包。他們蜂擁向“俄羅斯”旅館。肖像，沙發，絲的窗幃。這多東西，老爺，這多東西。左邊，一隻箱子，右邊，一個大包，兩人都抬不起。大家開了一瓶，又是一瓶。他們記起他們兩個怎樣坐在一部摩托車裏沿路疾馳：又是喝的機會。這個烟窗故事：我們再喝。那教師的靴子，



再來一個滿杯。接着，華斯喀把他親愛的客人引到了露台上。一手給他指點

那兒是德國人所在的克里  
美

那兒是烏克蘭  
肥沃的地土。

那些豬溜，他  
你把地全佔據了

我們的艦隊要  
因此後退嗎？

不  
德國人就要撤營逃走。大  
肚罷，把艦隊放出反對滿  
萊黎耶夫斯卡條約。沒有  
什麼可做。我們已在這兒  
紮營，我們已經生火。我  
們要喝酒嘞，直喝到最後

一桶，我們要跑到遠處去  
劫掠一切海岸，然後，我  
們，我們光榮地死

爲什麼死？

死是容易的事。應得生活，  
盡量享樂。看看周遭的一  
切呀……

我嗎？我們嗎？

我們

從來不曾想到性命。我們  
我們曾經穿過鎗林彈雨。  
打倒海達瑪人。打倒“拉  
塌”。從卑爾格拉趕走珂  
尼諾夫。撕碎罕列底尼。  
踏殺克里美的蟹種。溺  
死那些軍官在海波中。  
一個軍官就是一條白狗。

打

敵

撞

結果那些大憨巨滑  
對惡人們不要留情

這很公正。

蒙克奴蘇夫的軍隊。我們的軍隊。黑海艦隊。現在到處是船的蘇維埃。一些同我們一模一樣的漢子。不戴帽，不洗手。從早到晚，從晚到早，我們集合，開會，開會，集合。一天千個動議：我們發誓，我們發誓，我們發誓，發誓——打倒白色反革命者。呸呸……

恰好，羅夫洛西卡正是瀕海。船船相連。整個黑  
海艦隊。砲。煙。慶祝的旗。每晨，無畏戰艦“自  
由”號發一個無線電給全體艦隊

請

全體

請全體

請全體請

全體海軍今

夜自由到市公

園來看露臺戲聽

音樂會喝香賓酒跳

舞全體來呀萬歲萬歲

萬歲打倒打倒打倒萬歲

呀黑海自由艦隊萬歲萬歲

全體船員上陸。一萬二千海軍上陸。怎樣的喧噪

喇。資產階級的旅館，房子都充滿了人。蘇維埃呢？革命委員會呢？高樓大廈宮殿等等。最好不要說起這些，不要空費時間。拿香賓酒來呀。門塞維克蘇維埃把無底地窖裏的香賓向那些船上傾注，每人每禮拜兩桶。價錢要相宜。十二個盧布一瓶。好貴。也有伏特加。也有白頸瓶的尼古拉。他使人哭，使人斷了呼吸，這種舊政府的伏特加，好兇。夜了，在把所有的馬都騎累後——好笑史喇！——，在把那些車夫都淹在酒和錢中後，帶着炸彈的喧鬧的一羣，團團把蘇維埃圍住

快開一部摩托車來

不然

我們就要你的皮

呵—呵—呵

快給我們來部摩托

事務委員，穿着一件軍用大衣，從那小窗子裏伸出頭來。

同志們。我自己也曾經過  
四年血戰。我是一個戰士，  
可是蘇維埃是真沒有摩托  
車。我向你們發誓：車是  
真正沒有。你們，你們是  
明白人……

你說。

他們把車子藏到那裏去了？

他們一定是把牠們  
換酒喝了。

他所要留給德國人。  
我們要剝你的皮。

同志們……

羣衆開着鎗玩。或者朝天。或者假裝向那事務委  
員。委員，他，又繼續說：

我，我不反對。我自己也  
是個戰士。蘇維埃願意獻

給你們五十瓶香賓酒以代  
摩托車

不夠

不要脹破我們的頭。

一個戰

士，有這麼一張嘴。

不夠

要兩百瓶。

最後講定一百瓶。種種事情跟着發生。姑娘們傍  
近着海兵們。一大串的婚烟。一隊隊的結婚人。  
一桌桌的不散筵席。大街小巷。全城。每一小時，  
每一分鐘，結婚。煙。旋風。煙。生命大大活躍。一  
些啞喉未婚夫妻。男僮相，女僮相，雙親。親戚。  
約指。婚儀，因喊久了而沒聲音了的牧師。震天  
響的音樂。數不清的錢。大家跳舞。大家歌唱。煙  
沖上天。華斯喀娶了一個資本家的女兒。錢是主  
人。華斯喀和瑪甘麗據着特別席。他們微笑向

人。瑪甘麗穿的是戎服：未婚夫的贈品。華斯喀驕傲極。他攔腰抱住他的未婚妻。他在她蜜似的唇上親吻。他大口喝，杯子一隻隻的向地下擲，真真神氣。

海兵們好快樂！伊夫杜金代表留在他們中間好像一座灰色小山立在一派綠野上面。一個思想在啃嚼他：從那里去得軍械？那些同志在等待他。一定要弄到武器才成：華斯喀却結婚。我們得跳，我們得飲……羣衆樂得大叫。他們樂得說不出一句話來了。

哈—哈—哈。

呵—呵—呵

哈—哈—哈

華斯喀耀武揚威。他抓住兩把手鎗，發誓說要打倒鋼琴上的空瓶。女人們狂喊。同志們大樂。華斯喀兩肘向天，跳，跳，跳。

踏破黑夜



穿過白天。

爸爸，這就是說那資本家，也跳着舞。一個西瓜套在他的頸窩。他的喉嚨好像一隻很柔軟的絨絨。他哼着一隻跳舞曲，萬歲德謨克拉西！海兵們一面看着他，一面打着屁股大笑。他們鼓舞他了：

不，給我們唱隻“蘋果”（革命期中很普遍的一隻歌）

你吃嚟。

給大家唱隻“蘋果”

把他直推

向左

好天爺，有趣嚟。

媽媽，就是說那資本家的女人，俯在那對新夫妻上喃喃地語。

這是一個多情易感的少女。

她曾在中學裏得過金的獎

章……我請求你，華斯喀  
喲，好好待她……這是一個  
小孩子呀……她是完全一  
個孩子。

華斯喀直感動到了流淚

媽媽……怎麼會不明白？…  
我不好好待他，我就碎屍  
萬段

瑪甘麗坐到了鋼琴傍邊：特拉一拉一拉。她的  
微弱的聲音同蠟一般和那些殘聲的大叫混合

O，蘋果，  
同球一般滾動

街上的人大聲叫着和着歌聲。一扇窗子格擦一  
聲破了，一個野蠻而快活的臉孔顯了出來。

呀，他們在這裡快樂

窗下馬上聚集擁了一大羣人  
結婚

好呀

我們去罷，同志們

去罷

進來呀

小弟兄們，進來。這裏有

的是位子。這裏有的是酒

爲什麼打破玻璃窗子？

早晨，頭腦醉昏昏的

OIO!

新郎到那兒去了？

他不見了。

岳母變了淚人。瑪甘麗同一個瑪德林般追悔：她重新修飾她的被蹂躪了的美。男僕相們喝冷水以消隔夜的醉意，並且向那些女僕相賠歉獻媚。華斯喀不見了。人家說他動身前線去了。或者不確。晚上有人看見過華斯喀：他打破了市劇院的玻璃窗。翌日，大家知道一個女伶愛上了

他。華斯喀弄到了一個法國女伶。真真走運，這華斯喀。他可驕傲嘞，這強盜：一個女伶，一個公主，一隻上等雌雞。同志們要開心，看見：一個缺德女伶，最淫不過的娼婦，克娜芙加彭弟。誰不認識克娜芙加彭弟？世界上最壞的賤東西……華斯喀給了他一脚又是一腳，然後大家撒手：華斯喀是個好漢子。

房屋歎息，戰慄。街道跳舞，活動。那中國人背靠什俄羅斯旅館。那猴面人同一隻小牛似的哭泣，大家不知道他為什麼。  
羣衆競向街中。圍住那黃面孔。

猴面人

王八蛋

你為什麼哭呀？

我，工作，工作，錢吃光了，

沒有香烟，沒有麵包

哈—哈 哈

呵—呵—呵

可憐人，揩乾你的眼淚，

同我們來

樂，是自由，你呀，你說

來呀

好好，我，我來了

酒會使你苦惱。你直站着莫動。十隻手兒把那醉得同一頭牝驢一樣的亞夫杜史喀委員扶進了那部從總主教徵發來的華美四輪車子。罕拉加，蘇福諾夫，黃臉孔和別的幾個人跟了他上去。兩匹飾着紅帶的馬開始大步疾馳。對於馬也一樣，這是慶日。馬也一樣，牠們很是高興。

前進

永遠前進

把他們一齊踏碎

把他們一齊踏成齋粉。

伊夫杜金記起了他的小村。他記起了前線的生活。那栗色的鷹。字眼同些醉蝦似的一個一個從他口裏脫出。

華斯喀，親愛的。上帝老  
爺。小弟兄們。反革命者。  
孤個巴。三萬哥薩克兵。  
華斯喀，你懂嗎？

等等，我們就  
要壓服他們，哥薩克兵。

爲什麼

我們要忍耐？

你不要神經錯亂，老兵。  
我們要殺盡所有的反革命  
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

將來就只留着

無產階級

我們會給你得到武器

不

應當樂樂嗎？對於我們這  
自世界開始以來的第一個  
慶日

資產階級從沒夢想到這。

市劇院。“拉扯哈”。一齣有趣的戲。那猴面人同  
一個小孩子一般樂。他笑，拍手。

我，好極了

伊夫杜金在椅子下面酣睡。另外三個在後邊鬥  
紙牌。罕拉加和蘇福諾夫在包廂邊上安排好了  
一些酒瓶。他們喝香賓。看拉扯哈。響舌子。

這不算壞

啊，還有點牛皮，有點

牛皮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極哩

騷動，亂嚷。華斯喀喊醒了伊夫杜金。

走吧

那里？

無畏艦“自由的俄羅斯”號上尋錢。罕拉加打開了一隻箱子。格南斯基和尼古拉的鈔票，手鐲：一切你想要的東西。他給了他朋友一件貴重東西。

拿了這和香烟盒。相信我罷：一隻值七個加拉的好盒哩。

代表兩手發顫。他把那件寶貝塞進了他的短衣袋。一隻金錶握在他的拳頭裏。他眨了眨眼睛

買嗎？

一生從沒有過。

我們從來不曾劫掠。大家只取死人身上的東西。你說，一個死人要一隻值七加拉的烟盒有何用？

華斯喀，



仰我參觀參觀這船。好烟  
盒呀！

去

罷。

他們走向那些汽鍋。華斯喀空談着：

魚雷艇“鷹”號上許多金  
子關在克維和喀諾夫的保  
險箱裏，沒人守衛。誰也  
沒有去動。而你却說這些  
小事……小兄弟，這是一  
點見識。應當學學。

黑暗。煙。汽鍋湧熱。通風機呼呼響。爐得通黑，  
滿身黑灰的機關手，赤着半身，戴着手套，奔忙。  
他們忽奔到這，忽奔到那。拉攏滿盛炭的鐵桶。  
把炭一鏟一鏟向爐裏投。火熊熊吼。伊夫杜金儘  
揩臉孔

好熱呀

華斯喀拖住了他叫：

這算什麼。這還只有兩隻  
汽鍋燃燒。等等他們把那  
十隻都燃上呀。O O O！八  
十度。通風機是舊式的，  
牠們已經不大適用。八十  
度。沒有法子坐着用一塊  
手巾扇風。必得勞動，永  
遠勞動不休。我們是揩我  
們的血汗……

人生的苦淚

喂，

我在這兒登了五年。除了  
現在，從來沒有見過世界。  
爲什麼不樂樂呢？我的第  
一個佳節。快來。

他們跳上了一隻舢板。他們進了城。街上充滿了

火和音樂。水兵們據着珈琲和飯店。好騷動的水兵們喲。醉。飽。跳。

### 禁止平民入內

市公園。歌者。流浪的音樂家。千個盧布，你就可以盡情地樂，我們來個一萬，姑娘，酒和音樂。華斯喀不喜歡計較他的鈔票。他有成千成萬，許許多多。試想通通花完，不剩一個。

喂喂喂喂喂，小弟兄們…

今天

樂樂，明朝，前線，

喝罷，艦隊

要出發哩。

殺盡資產階級

打倒金錢

同志們，

起來戰爭……

“驕傲的華利亞

“永不投降敵人……誰也不求

“情情情情情”

小弟兄們……………

……………

臺上。華爾茨舞。“瀕葉”。一陣跳舞。兩隻雌雞。  
哦，漂亮的姑娘們。流浪女音樂家愛莎。踏破黑  
夜。穿過白天。壓碎一切。流浪女音樂家愛莎。流  
浪音樂家的合唱。

你有病嗎？喝酒

腦袋不是鐵鑄成的

我們喝嘍，早上黃昏

整個星期

前進

前進

起來，前進

我們前進  
我們前進  
直向左衝  
前進  
前進  
前進  
直向左邊前進

那猴面人餓了，他大吃了一頓，忽然一切從他口裏逃出來了：香菸，食物。圍着桌子，伊夫杜金，華斯喀，伊倫，蘇福諾夫，猶太鑽匠阿白南喀，匈牙利囚徒弗南茨。伊夫杜金輪流吻了大家，他把鼻涕揩在他衣袖上。

阿白南喀，請把你的可敬  
的手伸給我…鑽匠，真正  
無產階級，工人階級出身。  
兩手爲了勞動，兩眼爲了  
嚇人……怎麼，華斯喀，

你抓住了：兩部鐵甲車…

打毀兩部，一星期內。

華斯路也一樣，吻了阿白南喀，黃面孔，伊夫杜金，水夫長伊倫，蘇福諾夫，弗南茨，六人。

我們樂吧……這是我們的  
慶日……老板，來一頓十  
五個菜的晚餐。我們要付  
錢的。我們要扼殺所有的  
反革命。我們要剝他們的  
皮。我們……

…高山生一樹

平地生一柏

資本家愛著一個流浪女

音樂家

她却要嫁一個海兵

前進

前進

起來，前進

我們前進

我們前進

直向左衝

前進

前進

前進

直向左邊前進。

華斯喀覺得他的心在燃燒。他跳上桌子，大叫

小弟兄們……請聽，

請來這裏……

一個混和音樂的集合

○亞

○坂

羅蜜

昂巴

打倒

半夜。一隊官兵出了公園，衝向車站。華斯喀罕拉加的三百官兵。全隊奔到了隊長屋裏，大聲

鎗械

快快

兩車短鎗在第五條軌道上。伊夫杜金得到了他的一車。大家把那些機關鎗安置在臥車頂上。大家把一袋袋的米，麵包，糖裝上貨車。猴面人同一個魔鬼似的大喊。

上車上車上車上車

特換……特擦……特擦……都 都 都 都。

列 車 飛 馳

火 星

長 路



火

**Valentin Kataev**

共產黨員葉羅金的妻子，加茜，給火燒死了。

她是坐在一座鐵火爐前，一隻日本木箱上面，手頭一瓶酒精，正在一心一意地想燒燃那些濕的木片。這就惹出禍事來了。混在那冷而白的

煙霧中的加茜那腦豐富的黑髮異樣地刺痛着她的眼睛。這個少婦這才同時又流淚又好笑的動手把那些堆在她的額子上，磨擦着她的眉毛的頭髮用髮針去逼。那瓶酒精立刻燃起來了。一條火柱騰了上來，如此其快，就像牠並不是從地板上沖上來的而是從天花板上落下來的一樣。滿蓋火星的頭髮給火力一激登時就同一柄棕色駝羽扇似的豎到了頭上。燒得白熱的酒精瓶爆了。活潑敏捷的火舌爬上了窗簾。房間的空氣一分鐘間就燒盡了。窗玻璃在熱力的衝擊下激聲而碎。鄰舍的人跑來時只來得及用被條把火壟息和撕下加茜的長衣了。當一部車子把她載到醫院時，這不幸的女人是還活着。葉羅金呢，那時是在他的辦公處。

半句鐘後，他同一陣颶風似的走進了醫院的大門。在扶梯邊，一個看護想攔住他。葉羅金癡笑着用他的皮上衣的濕袖把她推開。

——讓我去！他銳聲喊。讓我去！

不待回答，腳穿一雙泥污的長皮靴，頭戴一頂汗濕透了白皮無緣帽，腰束一條帶子的葉羅金，就這樣的衝上了扶梯，把一些醜惡的足跡留在潔淨的梯級上面。由他的本能引導着，他毫無錯誤的找到了他妻子躺着在的那個房間，從半開的門縫裏看見了那舉起的手裏拿着一個注射器的穿白色診色的醫生。一個看護婦正俯身在那白色的床欄上面。另外兩個看護用力扶着一個捆紮在綳布裏的長東西。施在床下漆光的地板上的一塊棉絮發出一種令葉羅金幾乎要嘔的氣息。半晌之後，那醫生從房間裏走了出來，隨手關上門後，就生氣似的一把抓住了葉羅金的肩。

——我是她的丈夫，葉羅金迅急地說。你可以將實情告訴我……我求你……讓我到她身邊去罷，求你。

他一面說着，一面溫順地跟那醫生沿着那條光亮的走廊走着。

——安靜點罷，她還好好地活着呢，醫生說。我們剛才給她注射了嗎啡。這是一種很嚴重的情形。我不能讓你到她那里去，雖然我沒有這種權利。她很痛苦。她必需休息一下。請你恕我。

葉羅金脫了他的帽子，在醫生面前停了下來，微笑地說：

——醫生，請恕我的固執……你明白的，我是怎樣的憂急……我是在這樣一種狀態裏……請說，這不很危險嗎？不用說，這是很危險的……可是她會不會活呢？不要瞞我，我請求你，通告訴我。

影子反映在那光亮的牆上，藍色的玻璃和白色的地板上，他重又開始溫順地跟在醫生後面走了：他計數着醫生白色診衣上的那些螺絲鈕子。

醫生把他帶到了一間壁上滿懸手形和腳形的鐵絲網等類東西的空房間裏，讓他坐在一張黑皮沙發上，用了一種不連串的語氣向他說了一些凡是覺得必需而且可以向一個爲了一個已在絕境中的妻子激動着的丈夫說的話。他說在這種情形之下，就是說在身體的外部受了三分之一的火傷的這種情形之下，傷者能不能活，在醫術上是幾乎沒有一個先例；可是，這回，他是還難確定是身體的那一部受了傷，所以要來斷定怎樣怎樣是太早了。然而，在第一次急急的診察中，他已證明傷者確是有許多傷，因此，他也就不敢担保完全沒有危險。總而言之，一切必需的方法是都要施的。至於……

他想加上他在這種同樣的情形中所常用的那種說話：科學的無能與靈驗的突現；可是他看了看葉羅金的棕色眼睛，看了看同一隻雄山羊的一樣的兇猛，固執而聰明的葉羅金的棕色眼

睛，就只歎息一聲不再響了。

於是葉羅金垂下眼睛，解下他的腰帶，脫了他的皮衣，低聲說他再不離開醫院，要留在他的妻子身邊直到她死。醫生聳了聳肩。隨即人家給葉羅金拿來了一件罩衣，穿了這件白衣他才走向電話室去。他的電話是打給宣傳部，他簡單地把他的不幸告訴了他們，求他們許他將他預備寫給一本反宗教集的那篇論文的交稿期展緩。

在第一次走進他妻子的房間去時，葉羅金在門限上碰到了一個手提一隻陶製桶的看護。葉羅金向那裏面看了一眼。在那暗紅色的水中。那些濕棉塊和繃布之間，浮着一束束的燒焦了的黑髮。這是加茜的頭髮，葉羅金想，於是突然，他才第一次切實地感到了那經過的事的可怕，五天之後，她才死去，

給五個晝夜弄疲倦了，給他所還不明白的不幸弄癡呆了的葉羅金，鬚髮蓬亂，臉孔骯髒

的，跟在那載着他妻子的柩車後面在蓋着一層灰褐色粗鬆的雪的街路上走着。一個帶着一些白輻的黑輪緩緩地滾着。除了這個輪子和那條繫作一個不知是誰擺在那兒的花圈上面的飄動的紅帶，他是不見，不聞，不想，幾乎同睡覺了似的走着。所有過路的人都好奇地停了下來來看這個既沒教士。也沒聖歌隊，只獨自一個跟在柩車後面的夢遊病者一般的人，有幾個人還畫着十字。

一種藍色的風在墓地裏飄盪着，那幾個掘墓穴的人把棺材用布條落到了穴裏。人家把一塊冰結的土塞在葉羅金的手裏。他把牠投到棺蓋上面。一聲震響。他轉過身來，用力咬了一咬他那最近幾天生長起來了的棕色鬍鬚。吐了一點口水在手心後，那些工人各自抓住一把鏟子，葉羅金重新回到墓穴旁邊，用他的乾枯的眼睛看了一眼，然後轉身走了。



他覺得他的力量離棄了他了。他勉強拖着兩條腿機械地走着。一切感覺在他似乎都已息絕。僅僅，他對加荷有罪的那個不可思議的不變的感覺，那個含着憐愛與絕望的成份的感覺充實着他；他同一個狂人似的在城中走着，對於他的周遭是不見不聞。

他很愛過他的妻子，她只有十九歲，當他們認識時，她是十七。他們一塊生活過幸福的兩年：1920和1921。因為他，她毫不猶疑地同一個貴族的家庭決裂了，因為他，她離開了她的故鄉。嬌養慣了的天真而美麗的她，她跟着她的丈夫到處奔跑，她竭力着改正自己以求適合於他的嚴肅而活動的生活，對於這個少婦的教育和習慣，這種生活有時或者是太嚴肅了。可是，她從不理怨，只知服從艱苦。從另一方面講，她又不同於那些巾幗英雄，那些女共產黨。這些女英雄在出征時，她們穿着男裝，騎的馬兒，參與戰

鬥，在和平時，她們又常赴集會，選舉，奪取要職。加茜拋棄了她的家庭，她的習慣，她的宗教，所有這些她是全部用愛情來代替了；她成了一個可愛的女人，熱愛着丈夫的妻子，她是以愛並且是爲愛而生活着。這夫妻倆曾旅行過許多地方，最後他們才來到這個城子。內戰完了。葉羅金被選爲黨地方委員會宣傳組的主任，以便引導反宗教的鬥爭。這很合他的傾向和能力。從前，他曾在聖教學院作個最優秀的學生；因爲詳悉宗教史實而精於宗教辯證法的葉羅金，賦有一顆銳利的頭腦和生而是無神論的反對者的葉羅金，曾經有過永遠爲宗教出力的決心的，可是在那時突起的革命使他成了一個革命者。在十月後，他又加入布爾什維克黨，成了一個忠心而熱烈的鬥士。

一個重要而激烈的工作在這個佈滿寺院而同時又是好幾個政府的宗教中心的南方大城裏

等待着葉羅金；他帶了一種固執的持久的熱心從事於這個工作。他那些用了一種富辯才的主動文筆寫成的反宗教的小冊子在農民身上發生了不小的影響。這就使葉羅金成了教會主要敵人。牧師們從他們的講座上向他投出一些惡語，說他該被詛咒。老婦人們把他當做反基督者。於是很快很快，他就成了名人。

誰個都認識他。葉羅金與教士們舌戰時的那些辯論會是很能吸引聽衆的，習慣了怨恨和不信任的空氣的葉羅金，總是帶着一種異樣鎮靜乃至冷淡的態度吐着他的充滿了聰明的嘲笑和一種對問題的深確認識的能夠致對手於死命的有組織的演辭。這並不是個很好的演說家。他有着一種有時乃至像羊叫的尖銳聲音；他有點口吃，可是從不會糾纏不清；兩手插在袴袋裏，頭戴着他的白皮無緣帽，他在講臺上就像在一片濕原中走着一般，一步一步總是小心翼翼地

把他那兩條穿着高統皮靴的長腿踏在堅實的土堆上。他用那雙傲慢的眼睛注意地研究着每個臉孔，注意着每個極小的反對或贊成的表示，一個一個地駁覆聽者所有的異論。他的駁覆的簡而確，有如放槍，一發必中。要想使他張口結舌莫能回答是很難的，他用這個問題駁覆那個問題，用這個引證駁覆那個引證，用一句每每使得他的對手不由得不發笑的惡毒的話去還贈一句太無禮的反對。他似乎可以不費一絲之力從那些最激烈的辯論會上奏凱而歸。只有回到家裏，在饕餮地吃着他的妻子給他重新熱好的菜湯時，葉羅金才去揩拭他的滿盪汗珠的額，才深深地呼吸着帶着舒適的微笑把他那雙發赤的眼皮合了攏來。加茜整理碗碟，打結髮辮，預備過夜；他呢，衣領解開，大步走着，並且興奮地述說着他適纔同人家的辯論。爲了睡時免得頭髮去刺癢她的丈夫，加茜帶上一頂軟帽就躺到床上。他

給她蓋好被條，小心地塞好邊緣，又把他的皮衣給她加在右腿上。接着，他才在桌前坐了下來開始去寫他的小冊子，一面寫，一面竭力莫使椅子發聲或呼吸太響，恐怕驚醒了加茜。可是她却不能入睡。熱熱的，半睡的，兩眼半開，交叉的手枕在她紅紅的頰下，她靜靜地躺着，從睫毛下看着她丈夫的微曲的背，他的在移動着的手，那綠色的燈罩，就這樣的不耐煩地等待着，他寫完上床同睡。

而現在，她是死了。

心頭附着他對加茜有罪的那個不公正而又莫能祛去的感覺，葉羅金機械地走着；他覺得他所給她的是太少了，他覺得他是不會充分地尊敬過她，不會充分地眷愛過她，而她呢，她是把一切都獻給他了；如果她不死，那末在等待着他們的幸福是定會不能想像的。比起這種不能想像的幸福來，在他們的關係中一切在他看來都

是個不稱心，不滿足。可是，她是死了。他可憐着她，她也可憐着自己，他的周遭他是一點不曾看見，他的整個心神是被他的不幸的新奇吸收住了。

其時，天氣是異樣地溫和，正如南國地方，二月末了，凍初解時，早晨十一點鐘的時候一樣。微風吹着。水渠載着稻梗緩緩流着。那些來自汀岸的車所載着的立方體的玻璃樣的綠色冰塊在陽光下耀着。越過那些教堂的尖塔頂，異樣清新的天宇散綴着一些薄薄的流雲，有如天使的羽翼。

突然，葉羅金聽到了一些惡意的聲音在說着他的名字。他清醒過來時，才注意到他是正在走過一座教堂。兩個披着暗色圍巾的老太婆急步在上石階，穿過那些殘廢者之羣向着教堂大門走去。她們在談着話。有幾個字眼直達到了他：妻子…燒殺…懲罰…兩老女人進了教堂。

葉羅金驟然轉了身，跟了那兩個饒舌老婦人，機械地用肘推擠着那些窮人前進。教堂裏已充滿了人；一部分的羣衆站在廊廡下面，葉羅金脫了他的帽子，走向內門。

他已十年沒有置足於一個教堂。他所忘記了的那種陰影和寒意觸着他的頭髮。由那扇開在當中的活動的門，穿過那格着一些銅欄的玻璃，他看見了內部；一個薄暗的大空間，一條條發旋的太陽光柱從屋頂落在這個空間裏面。他瞻望了一會那在禱告着的黑壓壓的人羣和那些安置在黑暗中的燈和燭的各色光耀。就如一個基督教徒在隔多年之後跨進了一座被忘却了的偶像教的廟門，葉羅金帶着傲視的冷然的好奇心瞧着那些香爐，那些薄明中的壁畫，那些旗幟，那些石壁。

顯然，禮拜式是快完畢了；可是那些教徒却都不走。唱歌班停止了歌唱。一種異常的靜默瀰

漫在教堂裏。葉羅金前走了幾步，停在門邊。他認識這種靜點。這是在兩堂說教之間的一種很巧妙地延長的長的休止，這個休止繫在一髮之端，隨時都會一陣旋風似的霹靂一聲坍落到那些頭上。

——我們看見了什麼呢？在沉寂中，那看不見的牧師的聲音突然響了起來。這聲音雖然起初有如一個歎息的溫柔，却是漸來漸形堅定。葉羅金由這聲音認識了這個說話的人。這是他的最頑固的敵人之一：格理戈里，史密諾夫神父。我們看見了什麼呢？上帝，全能的上帝給我們顯了一個靈蹟了。他懲罰了那反對宗教的人。一條火柱從天上落了下來把他的屋子和蚌頭都化做了灰燼。可是仁慈的上帝，知道我們的心事的上帝把生命留給那罪人自己了。但願那知悔的罪人同那個誠實的賊一樣吻着十字架的腳說道：“主啊，當你回到你的御座上時，請你記起我來



罷！……”或者上帝會答：“我給你說真話，你今天就會和我同在天國了”。

所有的眼光似乎都在向着葉羅金。人家認識他了。他聞到了爐香的辛烈味，這使他忽然想起了他妻子死的那個房間裏的那種氣息。這不是真的，他想喊，不是真的，這是爐香。這是……他覺得頭昏了。他身子搖搖不定了。用一種意志的努力克制住了那迫在眉睫的暈厥後，他帶上帽子就憤怒地向新鮮空氣中衝。站在廊下的好幾個人真的把他認出來了，立刻起了一種騷動。葉羅金是已然咬着鬚鬚搖搖欲倒地奔到了街中。

這在葉羅金可以說是從他妻子死後他所度過的時間中的最可怕的一刻。自然，這並不是什麼追悔的可痛恥辱。不，不，他是被人用一種太卑鄙太殘忍的方法公然地侮辱了，侮辱了他的最親密最寶貴的情感：他對他妻子的回憶，他對

他妻子的愛情她是最清白不過的人兒喲。

他握緊拳頭想趕回教堂裏去叫那說教者閉嘴。可是不。葉羅金進了一家理髮店，刮了鬚鬚，剪了髮，洗了頭。臉孔給剃刀弄得年青而消瘦的，手指摸着他的英國式的鬍子，葉羅金回到了他的六天不曾置過足的家裏。那間由鄰居們草草地整理了一番的破毀而滿帶煤炭的房間還遺留着那突來之禍的痕跡。葉羅金因熱病和那瀰漫在屋子裏的冷意而顫了一下。他鑽了門。燈也不點，火也不燒，就這樣的留在黃昏中，留在一種沒有一點聲音加以擾亂的完全的寂靜裏。鄰居們都已然開始擔憂起來。可是，九點鐘後大家聽見鐘響了。爲了不要走廊裏或扶梯上碰到人，葉羅金催緊脚步，很快的走到了街上。縮着身子，咳着嗽，兩手磨擦着胸膛，他慢慢地向前走去。他走了許久許久，穿過了全城，最後才停在一所位置在一個高坡，一個兩叉路口的鄉村式

的木屋前面。

窗裏漏出一種微弱的光。葉羅金上了那些蓋着薄冰的石階。一到門前，他就劃了一根洋火。藉着那些紫色的光輝，他看見了一塊失光澤的銅片，片上刻着這幾個字：“格理戈里，約羅維契，史密諾夫神父”。葉羅金在一根彎曲的鐵線上拉了一下。同時他就聽見了門那面的鈴聲和狗吠聲。接着就是插鑰，鐵的鎖撥激聲掉在地上。門半開了。

——誰？一個嚴厲的聲音問。

葉羅金不回答，推開了門，向黑暗的進口走了一步。那開門的人影却倒退了。葉羅金關了門，摸着了鎖撥把把插到原地方。

——我不認識，那嚴厲的聲音說；牠有點發抖：我不認識……

葉羅金在他腳所碰到的地毯上面細心地揩乾淨了腳。一個向前走着，一個向後退着，這兩

個人就這樣的靜默地穿過門廊，進了一間亮着一盞小洋燈的房間。他們這才面對面的看了一會。牧師手裏握着一個大十字架，他把這十字架當做一把尖刀似地緊緊壓着胸膛；用他那雙充滿恐怖的眼睛，他注視着葉羅金，一面無所措地想在背後找一個靠身處而找不到。葉羅金呢，嘴角含着一瞥微笑，他謹慎地響着手指直走向他；他小心翼翼地在地毯上走着，就像在過一條小橋一般。他似乎沒有注意到牧師，而是整個地浸沉在一些於他有與味的思想裏面。

——我喊，格理戈里神父用了一種微弱的聲音說，我喊人了…

他那握着十字架的拳頭開始抖了起來，

——不是這，葉羅金帶着一種沉思的幾乎是溫柔的神氣說，不是這。你不要害怕。

格理戈里神父還是後退，他的手找到了一個倚據點：桌子的邊緣。他死力地抓在那上面。

——那末你來着嗎的呢？他厲聲問，並且突然相信他是明白了。一種的力回到了他的身上，牧師直起了他的瘦小的身軀。

——不要問我，他提高他的含着感動的莊嚴而勝利的聲音說。不要問我……不……

格理戈里神父舉起一臂，像要退避似的。

——不，不要問我……問他，問他！

他的蒼白消瘦的手指指着那擺着一些神像在的角落。

——問他，問他，格理戈里神父繼續說着，現在他是只管抑下聲音喃喃地說：問他！

他的好像滿佈鞭撻之痕的消瘦而沒血色的兩頰在微弱的燈光之下發白。葉羅金向那些神像不在意的投了一瞥，做了一個同樣的手勢。

——不是這，格理戈里約羅維契，不是這。我們不要管這些東西。

他在靠壁爐的一張椅上坐下，用力地把

手在那暖熱的凹凸不平的爐面上貼了一陣，俯下了身。

——那末，什麼事呢？牧師冷淡地問。

葉羅金點着。他像正在睡覺似的。一條大狗從廊下跑了進來，躺在他的腳下。房間裏很熱，可是葉羅金却不時的微微地戰慄。把一盞煤油燈添滿了油點燃擺在桌上後，牧師倒身坐在一把臂椅裏面，伸直兩腳，縐着眉頭，等葉羅金發言。末了，葉羅金神志恢復了。他抬起了頭，用他那雙疲倦的發赤的眼睛向周遭環視了一眼。

——請你恕我，他沉思地說，不用說，我是打擾你了。可是，我暫時不能告辭。我來是沒目的的。消磨時間而已。其次，我不應該找地方走走嗎？

——不錯，不錯，格理戈里神父帶了一種讚賞的神氣搖着頭說，並且立刻就揚起了他那道好像一條螞蝗的短而閃動的眉毛。那末，你是來

拜望一位敵人了？是這樣嗎？

葉羅金點了點頭，微笑。

——拜望一位觀念上的敵人。這是常事。

格理戈里神父重新搖了搖頭。

——是，是。我明白了。爲找一種精神上的滿足？一場辯論？遵命，遵命。

葉羅金沒再聽他，浸沒在一種沈思中了。他的臉孔顯得憂鬱起來。

——你適纔侮辱了我，他低聲說，可是，我們不必說道，我不是爲這來的。我自己有時…但是，你怎麼好這樣侮辱她呢？因什麼呢？你等一等…不必說…我全明白…

葉羅金重新碰到了他的幻想裏，半晌才起身開始用他那獵人的謹慎步法在房間裏來回踱步起來。

——今早，我曾伴送她到墓地裏。她活死五天才斷氣。你懂得嗎：她活死五天才斷氣？她是

活活的腐爛着。最後幾天人家簡直不能給她敷藥，因為揭起綳布來時肉就會跟着一片片地斷下。你能夠想像到這種苦痛嗎？然而，她是忍受了，忍受了，爲了不要使我痛苦。我心頭作惡，我覺得我的腦袋在因她的腐爛了的身體的惡臭打旋，而她還相信她不會死。好像一個玩偶似的，全身紮着綳布，她要我俯在她身上眼對眼的看她。她說：你知道，米而，我相信我會好的，自然，這是慢的，但是是一定的。你說，誠實地說，你不會不愛我了嗎？沒有頭髮，我是真正的成了一個醜女人了。可是，你不要擔憂，牠們會很快的長起來的，一年後我就好燙牠們了。有時，實在抵不住痛苦了，她就同一個小孩子似的傷心地哭着。我不能聽她的哭。我就跑到等候室裏，躺到沙發上面，閉着眼睛留在那兒，渾身都因寒熱而發戰。我的身體彷彿給火燒着：胸，臂，腿，肚子，所有她所被燒過的地方。我用指甲搔着牠們直



至流血。我幾乎想拔掉我的皮以求減少痛苦點。你看罷。

葉羅金很快地解開了他的衣領，露出了他的滿是紅的傷痕的搔破了的胸膛。

——你看！你看我的手指。腿上，肚子上，都是這樣……

給一種激烈的擾亂攫住了，格理戈里神父從他的臂椅裏蹣了起來。

——主喲，他轉向那些神像慢慢地畫着十字，主喲，在你的無上的智慧中，請你再給這個罪人顯一次靈蹟罷。主喲！這是一些瘡痕喲。

就像這兩個字眼包含着一些不可抗的可怕的東西似的，他發狂的反復叫道：

——瘡痕！瘡痕！

葉羅金敏捷地扣好衣領，盤好腰帶。

——笑話。這是麻疹。拉丁名叫wrticaria，他耸起肩膀說；他的眼睛含着銳利而固執的表情，

好像隻雄山羊的眼睛。常有的現象。神經病。醫生給我解釋過了。我們不要談這個罷。

——瘡痕，瘡痕，牧師發昏似的畫着十字繼續說着。主嘞，瘡痕……請平靜他的靈魂罷。

葉羅金重新又不聽他了。他溫和地微笑了笑，從一個衣袋裏拿出一個小包，小心地把牠擺在桌上，燈旁。

——這，他說，這就是所有她遺留下來的東西，你看罷。

他打開了那個小包。裏面是幾隻髮針，一條栗色帶子，一本羊皮面的金邊記事冊，一張小照。加茜在做中學生的時代照的相：穿一件白色花邊短披，戴一頂帶花結和徽章的製帽，高高的鼻子，快活的表情。

——這時，她是十五歲，葉羅金說，現在，她是十九。

他慎重地把那些東西一件一件地檢着，最

後才微笑地抓住那記事冊子。

——這是我在禍事發生之前兩星期送給她的禮物。她想寫一部日記，可是她從沒工夫去記一點兒東西，你看，怎樣奇怪的寫法喲。“二月十二。我的生日。我開始我的日記，這是米西給我的。當我有了錢時，不要忘記：1) 給米西買一條黑色馬袴，他時時刻刻在想着；2) 給我自己買半磅巧格力；3) 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再沒別的了。而現在，她是不在了。她是死了。這就是她遺留下的東西。你懂了嗎？

葉羅金把那包東西擺在他手心裏，好像要試牠的輕重似的；忽然，他的喉嚨緊了，呼吸急促起來。一顆眼淚掉在他的鼻子邊上。

——這就是所有她遺留下來的東西，爲了不要暴哭出來，他啞着喉嚨說，你看……而你卻說這是你的上帝……上帝嗎？

葉羅金用力握緊了他的拳頭，他的兩眼充

滿了血色和眼淚，一條藍脈突現在他額上。

——我不會給這樣的一個上帝一個銅板，他用了一種震耳的可怕聲音吼，我不會給一個銅板。不給一個銅板，你懂了嗎！一個銅板都不。

他衝向門口。

——好吧，好吧，格理戈里神父跟着他的客人奔向門口昏亂地喃喃說，他的手緊握着十字架壓着他的胸膛：敬畏上帝罷。不要辱罵神明。你知悔罷。在靈蹟之前自抑罷。

——撒謊！沒有什麼靈蹟。一個不小心。酒精，葉羅金截掉一些字眼急急地說。好像他愈說得快就愈容易在黑暗裏找着那個鎖撥似的。他窺息着。火……物質從一種狀態過程到另一種狀態……一個爆裂……實業發達得太遲……對蟹的遺留……我們要用電氣來代替一切。我們要奮鬥。你等着罷……我們要征服自然……我們要征服死……那時，你的黑心的上帝就不會

存留一根骨頭……是的，不會存留一根骨頭……是的。

他摸着了鎖撥，拔了出來，衝到了街上。一陣來自江上的冷風拂過他的額頭。那些抑制了許久的眼淚暴流出來了。牠們從他眼裏熱熱地，滂沱地流着，直至牠們的來源滿了。路是長的。葉羅金回到家裏時，他的臉孔已然乾了；僅僅，他領下的那塊皮衣還是濕着，有着一種鹹味。

一進房間，葉羅金就點上他桌上的燈，把外衣掛在椅背，坐下，從抽屜裏拿出他的未完成的稿子。他用心地把牠重讀了兩遍，然後開始再寫。夜的冷意從那些破了的用紙馬馬虎虎地糊着的玻璃窗侵入房間。葉羅金并沒覺得。他不慌不忙地慎重地工作着，細心地搜尋着一些簡單而容易了解的字眼和形容，照着習慣，竭力不使呼吸太響，不使椅子作聲。

葉羅金寫了兩頁半，瞌睡來了。他勉強地提

着身子上了床，和衣躺下，立刻睡覺了。可是，就是在昏沉的睡夢中，葉羅金還是在固執地想着他的被夜截斷了的小冊子。他在想着，或者他是不在想着，而在夢着他是在他的桌前，制住疲倦，穩住椅子，忍住呼吸免驚醒了睡夢中的愛妻，寫着，寫着。用下面的方式，他在開始一章論天與天使的新篇：

“那些教士給我們說：天，天使，上帝。他們肯定地說天，那在無雲時同一個半透明的玻璃罩似的蓋着地球的蔚藍而明亮的天，是住着一些叫做天使的有翼的生物。而在天國裏面，天使們中，一個金座之上，又高坐着薩波多神自己。目不識丁的人們都相信教士的話。我們且來看看這到底是不是真的。

“天是什麼呢？牠真是同牠表面一樣地藍而堅實的嗎？博學的教授們已經證明我們的地球是被一層濃厚的我們所呼吸着的空氣包圍着，

這氣層就叫霧圍。這種霧圍一直擴張到離地球幾十乃至幾百凡士特(Verste, 俄里名, 約合1097米尺)之外而後止。更遠就是一個幾乎完全的真空, 這就叫做以太。太陽光線帶着一種無可比擬的速度穿過這個空間, 最後才達到霧圍的最上層。那兒, 牠們反映出來, 就像穿過一個陸屋的凹凸不平的玻窗一樣; 我們從下面看來, 這些披着陽光的氣層像是密厚而帶一種淡藍。所謂天, 就是這。

“請想像着我們是正在開始上這個看來藍而堅實的美麗的天罷……”

葉羅金在幻想着他已真的失掉了整個體重而輕輕地騰身到了桌上。那被燒過的凌亂的天花板自然而然的展開, 露出一片光輝的青天……

“……我們頭上有着一個無底的藍蔚的深

空，葉羅金在他的飛揚中寫着。我們凌空航着。那兒有點半透明的白的什麼經過。這不要是一位天使嗎？不。我們永遠向着高處上，現在我們是在這個白東西傍邊了。這是一片幾乎看不見的浮雲，更遠！我們更上。太陽愈來愈亮。空氣愈來愈冷。呼吸艱難起來。再上，再上！太陽在我們頭上長大。牠遮了半個天，天，天，牠褪色了，發白了。牠的美麗的藍色消失了。冷啞。冷在燒着我們，我們已經到了雲團的最上層。我們缺乏空氣，血在太陽穴中沸騰。啊！可是我們還是上昇。更高處我們或者會碰到天使和上帝。沒有。這裏還是沒有。冰樣的冷，穿不透的黑暗包着我們。紅冷無光的龐大的日輪從那無邊黑暗的冷而可怕的空间的底在向我們急遽地下降。

“天使們在那里？上帝又在那里呢？這裏，也沒踪影。一切都只是教士們的杜撰，謊言。冷。冰。寂靜。火。死……”



浮 華 盜

Alexei Tolstoi

初看，巴塞街的案件是同觸犯刑法的別的十幾種情形一點沒有兩樣。事情只有在豫審推事，檢察官和陪審官們看見了那兩伊被告的臉孔，聽了他們的供辭，研究了案情之後才引起了人的興趣。不用說，陪審官的判決是受了辯護士

的言論的感動而後下的。那辯護士這樣開始了他的辯護：

——我們應當到那我們的被告帶着一種可以說是宗教的熱心看過了五次電影所自來的國度裏去搜求犯罪的根原……請你們許我來把事情的真相從頭至尾叙說一下……

.....

律師的叙述是乾燥的。讓我們來使他生動一點。

---

那永遠活躍着的繁華街市的生活反映在那些廣潤而同夜色一般黑的濕淋淋的步道上。女人們腳在地氈青上，在反射的燈光上，在因光輝而發血色的小水灘上滑來滑去；在那些無底的鏡裏經過着這些同樣的顛倒的腿，短的裙，絲的外衣。人可以說整個人生是猶如一個

令人昏亂的幻夢，是茫無方向倒去如來。不管牠是怎樣，吉萊所感覺到的人生的就是這個樣子。

低着頭兒，兩手插在呢袴袋裏，這吉萊就這樣的在步道上緩步踱着。

以他的職業論，吉萊是個匪徒，是個強盜。不管他的不健康的身體（慢性坐骨神經痛，胃病，神經刺癢），如果沒有警察，尤其那些騎腳踏車的警察，他會在這域子裏幹出許多事來。吉萊是勇敢的，一點不蠢。他因為在戰場上受了一個傷不久纔得到了一筆卹金（一百五十個佛郎），這幾個也就是使他沒有去幹那些危險的勾當的道理。

他的願望是複雜的；他羨望着那在那些同跳舞廳一樣光輝的巴黎市上穿來穿去的車子裏裝載着的一切珍奇。他尤其渴想着那些女人。一身熏得怪香，嬌嫩的臉兒呈着淺玫瑰色，苗條的身體裹在珍貴的皮裘裏，這些帶着雌狗眼睛的

生物把他苦惱到幾乎發昏。0，要是同這些美人兒的無論那一個在一塊兒，不知道要起些怎樣的愛之戰慄嘍！從步道邊，他所站的地方，吉萊切着牙齒眼睜睜的看着一個半裸體的長腿女郎從一輛油亮亮的汽車裏面走出。0 這女郎，今天晚上不知又要花掉多少達勞，佛郎！吉萊相信他是爲那使他的血液因欲望而窒息，而凝結的惟一原因而得着他那三種病的。背脊不由地打了一個寒戰，他繼續前進，一面呼吸着人的氣息。他無目的地徘徊着，彷彿一隻野獸在一個酷熱的夜裏穿過一派荊棘之林。

他的前面瀉着一種使一切燈火減色的玫瑰色的光輝。那些穿過這飾着一座影戲院的大門的無限數水銀燈的光下的女人就化做了一些蠟樣的傀儡；她們的眼睛都像玻璃製的一般發亮。門的兩邊各豎一廣告牌，牌上貼着彩色廣告：科齊路的血案。一齣電影總是一齣電影，不會有甚

麼吸引力。雖然這樣，吉萊還是停了下來，眨着他的火熱的眼皮把那張畫聽了一個仔細。一個着禮服的蒙先生；手握一把血刃，那時髦人物跨過一個禿頂老頭的屍身。這很有趣，吉萊想，一面把他袴袋裏的銅子弄得索落索落地響，一樁有趣的事。他從袴裏拿出一握子兒，進了影戲院門。

這片子也得談談罷？一個銀行家的兒子和他的妻，愛哭的恰如其身分的女人的模型。接着，一個非法蘭西種的神祕的漂亮人；他想勾引那銀行家的兒子的女人，他渴想那銀行家的兒子的洋鈔。接着，一個過着極奢侈的生活的妓女。在那描寫豪筆的私人生活的幾幕裏，法國企業想用金沙迷人；觀衆都發着啊！在薄暗的廳裏。不用說，那漂亮的怪客把銀行家的兒子介紹

給了那妓女。老婆呢，拒絕了吃飯，並且哭了。銀行家的兒子賭博跑馬輸光了錢，這兒可以看到一些大時裝店和奢侈品的買賣的背景。他迫得犯罪，而，看呀，罪就犯了。起初，誰都認定那禿頂老頭，一個放印子錢的傢伙，是銀行家的兒子殺的。末了，大家才知道這是錯了，兇手不是別人，就是那個怪客。

看了戲情是如此如此時，吉萊大聲哭了。

——真踏來呢，他向他座右那女人說，這只是用時髦的公開方法來驅騙紐約和倫敦人的錢罷了。除了那蒙面人殺了福齊路的老頭，逃出了警察們的手裏那一節外，裏面沒有一句真話。爲什麼不按照事實的經過來演呢；你總記得，小姐，去年十一月那椿轟動了全個巴黎的福齊路的血案罷。哦，一點不按事實，這真是怪事！這，這只好騙騙外國人……

吉萊不斷的嘲笑着那個影片，直到散場才

止。走出影戲院時，他燃了一支香煙，在那浴在一種強烈的玫瑰色光輝裏的大門口站了一會。這麼多穿肉色襪子的姑娘從那黑鏡一般的地瀝青的路面上快步走過，她們總轉過她們那蠟樣的美好臉龐，用她們那玻璃似的眼睛朝他的袴，他的小帽，他的凸出的下巴溜……看呀，這是吉萊，不知名的人物，可是，是爲了他，人家才攝製這個描寫銀行家生活的分十二大本的拙笨片子。那身穿禮服，頭戴面具，腳跨屍身的，是他，吉萊，現在你們看見的站在這兒的，也是他……哈哈！

實實在在，這天晚上，在這影戲院門前，吉萊是很有幾分自傲的理由在，因爲，在上年十一月裏，福齊路，他曾獨自一個，沒伴沒伙，一剃刀割斷了一個門房，一個獨身老頭子的咽喉，偷了兩千佛郎，用一種絕妙的手段掩沒了一切痕跡。

是的，這真是光榮的一霎，暗自光榮的一



裏，吉萊袋裏只剩四個子了，買一小杯老酒都嫌不夠。那些布爾喬亞，那些豺狼終於把吉萊洗劫淨了。他吐掉了他的香煙頭，下了石階，混入人流，以便至少能夠，一個子兒不花，聞聞女人的香。

吉萊在人羣裏消逝了。他的命運我們不必再管。他已經供給了一個非完的題材沒有得到一個子兒，人家偷了他的，人家不再需要他了。“福齊路的血案”這個華貴影片從此風行世界，給奢侈品的生意經，高貴的女人們以光榮，給男子們以擾亂，那些玫瑰色的風流的恐怖景象深深刻在他們腦中，在他們心頭喚起一些不能實現的夢的焦渴。

一年後，這片子到了列甯格拉，彼得堡街的魔鬼影戲院。字幕說明改了；有害的節段刪了；

片子現在是叫“巴黎的浮華盜”了。

六月的一個晚上，瑪麗亞娥思珂基娜和米加契浦稜科夫來看浮華盜了。瑪麗亞是十六歲，米加，十七。他們兩人都已於春天拋離了學校：瑪麗亞是因為她已到了出學的年齡，米加呢，是由於少女的短裙給他掩藏了全部的宇宙的那個道理。他暫時住在他的愛白市場的雜貨販的父親家裏；她，無父無母的她，就同他的編織糊口的姑母生活着。他們缺乏錢來自由地成家立業。另一方面呢，瑪麗亞或瑪麗（因為她願意人家這麼叫她），在把她的一切學校用書和用品廉價賣出之後，她就發狂似的愛着了那些婦女們所必需的小東西。米加并不知道她從那兒弄了錢來買那些花邊吊襪帶，襪子，粉盒，莫斯科女子牌的香水精等等：神祕，莫能猜透的祕密呀。如果你要我愛你就什麼莫要問我，瑪麗曾說。

這樣，米加同瑪麗就進了魔鬼影戲場，坐

在三十個戈貝的位子上，嘴兒大開，呼吸緊緩，一陣昏旋銀幕把他們拉到了巴黎市上。看呀，巴黎……看呀，那些真正的人，那些美麗的輕挑女子，那些浮華盜匪，那些怪漂亮的銀行家的兒子是怎樣的生活着呀。

瑪麗握住米加的手，她的指甲陷進了他的皮膚。他不竊眉。他怎麼能夠穿着他的十八個盧布一雙的鞋子，帶着他的大嘴，他的凸胸置身那些高等社會……當那漂亮的怪人（未來的兇手），在一面鏡之前把一件只有在那些畫上看得到的漂亮衣穿上身時，瑪麗的眼睛異樣地亮了。怎樣的襪子，怎樣的背心，這人是怎樣的時髦，從頭到底……米加憂鬱地想着：瑪麗在夢裏也會看見這個自負的東西……看呀，這自負東西在洒香水，這自負東西在戴一頂光亮亮的高冠，在穿一件絲製外衣，忽然，這自負東西拿出了一把尖刀，用他的半米突大的大眼睛從銀幕

上直瞧進了瑪麗的靈魂……

——米加，我要到巴黎去呀……

——瑪麗，親愛的，自然，我們要到那邊去的……將來。

——要越快越好，要當我身段還嬌娜，皮膚還白膩的時候……總之，越快越好……

——錢呢，怎麼去找錢呢？我可以賣掉我的外套，我的手鐲……你也可以弄到一點……我只怕這還不夠呀……

——你是一個男子漢呢是一個小廢物？一個男子漢找不來錢，虧你出口！

瑪麗用她那雙明亮的眼睛看了看米加，繞了繞她的高鼻子，帶着一種輕蔑的神氣噙了噙她的薄嘴唇……（瑪麗是列甯格拉的第一個美人。所以在街上人家總常常聽見說：看呀，那漂亮的金髮姑娘，我們可以說是曼麗畢克馥喇）。

——他們在巴黎是容易找錢的。那里是誰也不阻遏誰的個人進取的，米加喃喃地說。

——你不要用這些話來嘔我好嗎！

——那末，偷嗎，搶嗎，只有這……

——你知道，米加，我相信你跟我走是錯了的……你的嘴在我看來是沒用的……這樣的人不會令人信……任呢……

這段對話是在休息時間發生；燈光重新滅了，那些誘感人的生活的影子又投上了銀幕。瑪麗一步一跌的出了影戲場；米加呢，憂鬱的，繃着臉孔，視而不見的在那些水蕩中走着。

一陣夜雨降在列雷格拉市上，趕走了那些飛揚的塵土；克龍環喀斯基公園的白楊的新鮮的溫香佈在空氣裏頭。瑪麗到了電車站，把她的冰冷的指尖伸向米加：

——再會罷。我要獨自走。

——那兒去？

——這不干你事……

瑪麗先後看了五次“浮華盜”。每次去時(電影戲場時,米加總在等着她的),她總變得更時髦點。她把她的三生的米突長的裙子緊緊束在她的膝蓋上頭,買了一頂顏色鮮艷的帽子,一雙絲的舞襪。米加連看她都怕起來,他是愈變愈憂鬱了。

——瑪麗,怎麼?又一雙新皮鞋嗎?

——你知道,牠們太緊了,箍得我痛,這也成嗎!

——我請求你,瑪麗,不要再苦我了,你說,這些東西誰送給你的呢?

——沒有什麼可說的,這不干你事……你佔有了我就夠了,就當快活。

——種無對象的嫉妬苦惱着米加。他的腦袋幾乎要給他的思想漲破了:那兒找錢來帶瑪麗離去列爾格拉,給她以繁華的生活,給她以滿身

的珍飾……自己穿件絲製外衣，戴頂絲光帽子  
濶濶。

他賣掉了他的冬季大衣，他的所有的書，一架無線電收音機（他自製的），一雙跑冰鞋，一雙長氈靴，從朋友們處一小注一小注的借了一個半財福印子（Tchervonetz幣名——譯者），一天晚上跑到了一家賭場。看着綠氈臺，看着掃錢翼；不幾分點，錢從米加袋裏飛哩。都完了！他想到廁所裏用他的皮褲帶自縊，想是這麼想，行却沒有行。早晨三點鐘時，坐在埠頭，一對埃及獅人腳下，他嗚咽着揮着熱淚。河的對岸，黎明的火在使那些大廈的玻璃生輝。蔚藍的泛霧的烈伐河在這不幸的孩子前潺潺的流逝。這天晚上瑪麗不知道在什麼地方閒蕩；不用說，就在這個辰光，還清爽的太陽被長簾的鮮紅的晨霞擁着從那堡後升起來的這個時分，不知是那個男子緊緊地把她抱在懷裏。

痛苦是不可當的。米加哭着，眼淚掉在他的過於狹小的衣上……是的，他應得下個決心，去做強盜，這樣，袋裏充滿了財福印子，手頭一把尖刀，要求瑪麗不要再欺騙他，不要再賣她的身體了……

---

這就是他翌日給瑪麗說的話。

——我都試過了。我賭博也失敗了。你看，瑪麗，我是怎樣的愛你：我已決定做強盜了……

瑪麗這樣回答：

——你是一個呆人……我在羅福斯街的酒店裏看見過一些真正的強盜。他們是同魔鬼一樣勇敢而快活。

——好吧，好吧，瑪麗，我們看誰是最勇敢的人。

——什麼？難道你已經發見了一些什麼東



西嗎？瑪麗好奇地問。顯然，米加的回答是令她歡喜。

——或者是，他喃喃地說，我們看罷。

他用一些不著實的空語把瑪麗的好奇心利用了一些時候……可是，一回又一回的，說的話得實行才成。於是他杜撰說他所跟蹤着的那個來補門（nepman，係因新經濟政策（nep）而形成於新實業階級之稱——譯者。）（雖然這來補門全身都是武器：一根粗棍，一根刀林，一把手鎗）是突然動身到外國去了，說他向他開了一鎗沒有打中。瑪麗是全信了。

——米加，他錢很多嗎？

——他皮包裏面是常常有着兩千多張財庫印子的。

瑪麗不由得一驚，當她算了一算用這筆錢可以買到的東西的數目時，她覺得自己是真真地晦氣。從這時起，她的燃燒起來了的想像開始

向同一方向進行：找一個別的來補門，兩千財福印子的所有者。她對米加的態度也變了：他立刻覺到了做强盜的一切好處。

——米加，你切不要嫉妬我，瑪麗現在是這樣說，如果我常常接近男人，那是爲了我們兩人的利益。我只愛你一個人的。我們將來一同到巴黎去……

米加在海軍公園裏等着瑪麗；忽然他瞧見遠處，沿着小徑，那玫瑰色的帽，那玫瑰色的衣在太陽光裏飛揚。瑪麗的兩頰異常紅潤。好也不問，她倒身坐在凳上，向左右投了一瞥。

——找到了。牠找到了一個。

——什麼？誰？

——一個來補門。很有錢的。一個錢瘋子。已經結婚，很愛女人，道地蠢東西。在酒店裏名

叫顧奚……怎麼樣，米加……（她那雙藍眼睛靜得大大的）。怎麼樣，米加，不要儘管目瞪口呆地出神呀……

——但願他獨自一個落在我們手裏。我要把他的肚子剖開！

瑪麗把米加帶到了那酒店裏，把顧希指示給了他。一見那來補門，米加就覺得他的心兒緊了，有點懼意：顧奚是個魁頭的人。他那滿佈藍色鬚根的胖臉孔就像一個胖女人的。他的頭髮生得很低，覆在額上。他穿得很潤，滿身都是偷運進口的東西。一顆大金剛鑽在他小手指上亮着。身邊圍着一些叫囂的姑娘，他帶着老實的神氣喝着汽水。

瑪麗低聲地向米加：

——他家住在莫斯科。他是到此地來旅行的，他要勾當一些事情。大家都很奇怪他爲什麼還沒有被流放到梭羅夫基去。所以我們事情應

當加倍地趕急進行。

她站了起來，用了一種怪態擺着屁股（這使米加多麼起騷動呢）打從顯希面前走過。那人伸手向她，金剛鑽的光輝把全個酒排間都射光了。

——小雌雞，小金髮兒，來坐呀……

——我沒工夫，瑪麗揚起鼻子回答。

可是不管，他還是抓住了她的兩臂，拉近了他。在她耳邊說了長久的話。瑪麗掙脫了身，聳了聳肩，遠開了他。米加看見顯希拿出一條手巾，揩了那張胖臉和那絲領圈下的頸項。

這個來補門在酒店裏就像那浮華盜上的誘惑人的遙遠的生活的一個幻像。事情的一切步驟都由瑪麗個人佈置好了。米加只須實行她的吩咐。她在巴塞街找到了一個帶有一個私下的進出口的房間，那兒她往來不會引起警務人員的注意。她要米加一步一步的跟着顯希莫離，要是他到那家銀行他也就跟到那家銀行，以便對

於那人銀錢上的往來有個正確的消息。米加看見一大束一大束的財福印子；不用說，這些不可勝數的錢財是屬於顧希的了。瑪麗和米加興奮透了。那來補門每晚都到酒店裏來，並且挑引瑪麗。可是她却一回都不坐到他的桌子邊去，她只遠遠地將他玩弄。

當一切都預備好了時，瑪麗向米加說道：

——你今天十點鐘時到巴塞街來。不要忘了帶手鎗……沒有武器是不能成事的……

在回家的途中，米加買了一夸爾的伏特加把來坐在一個公園裏喝了。他以為那酒會在他身上起點作用的，可是不，喝了還是和不喝一樣，他還是覺得他的全身血液冰冷。抽着香煙，蹙着手背，腦袋埋在枕下，他在床上一直躺到九點鐘。當飯廳（他父親正在那裏面讀着報紙）的

掛鐘響了九下時，米加就跳下床，從抽屜裏拿出手鎗，然後連畫了幾次十字。

十點鐘時他到了巴塞街。瑪麗給他開了門。她在拉他進房間時低聲說道：

——你在扶梯上沒有碰到人嗎？閉住嘴，一聲莫響！你爲什麼喝伏特加？你害怕嗎？

——瞎說！……你才害怕哩……

——莫戒！……不要讓你的鞋跟的塔的塔。好好地聽我說……你留在此地……我去……當我同他來了，在開門時，你就立刻躲到這帷後去。留在那兒，不要呼吸，也不要動，聽我怎麼樣做……我看見他醉了的時候，我就拍手。於是你就執着手鎗跑出來……

瑪麗戴了帽子，迅速地撲了點粉，把髮髻鬆了一鬆之後就飛也似的走了。米加獨自留着。在他等候那來補門的到來的那兩個鐘頭裏他感到了一些什麼呢？事後他從不能夠正確地說出；他

只被證明他曾喝了一大瓶清水和一部分洗手缸裏的水……

正十二點鐘時，瑪麗的假慇懃的笑聲在扶梯上面響了，接着就是鑰匙在鎖裏面的格格之聲。米加同一個幻影似的消逝在那幕着一扇門的帷後，渾身是汗的一動不動地站着，害怕打出嚏來。

瑪麗第一個進了房間，那來補門手頭拿着香賓酒和水菓跟在她的後頭。他呼吸急迫的立刻倒在一把沙發裏面。瑪麗不絕地說着，笑着，用了一種妖態在房間裏來回走着。顧希竭力想抓住她，把她置在他的膝上；她只一笑避之。於是他拍地一聲開了一瓶香賓：

——人生在世，應當及時行樂，我們喝吧……雖然我是個不十分愛酒的人……我容易醉。

——哦，我是怎樣的愛香賓呢，你簡直不會

相信，瑪麗提着空談。我能連喝三瓶。

——我們爲什麼喝呢？

——祝你前途幸福。

——你真想得到！……前進幸福！哦，小東西呀，我真快樂，你永遠想不到我們所度的生活。在流雲別墅我們吃飯都用銀盤；那兒有許多令你發瘋的女人……此刻我是只同你這樣的小東西開開心……好了，不要生氣。

——生氣。算了，趕快喝呀。

——這里來罷。你真好動不好靜。

——我來，可是你得喝。

——又爲什麼？

——祝我們未來的關係。

——這就是你所關心的……爲什麼不，我要看看你到底甜蜜不甜蜜……

他又開了一瓶。瑪麗坐在那人膝上，兩腿亂舞亂蹴。來補門呢，帶一點兒醉意，吻着瑪



麗……她永遠不發暗號，她只笑着，喝着，把橘子皮向那大鏡上投着……

不幸的狼狽的米加，直挺地站在帷後，不敢呼吸。他真想跳出來打那傢伙一頓，把他擲到窗外。他怎麼好安逸地笑着吻抱瑪麗，把她擺在膝上倒去類來！可是米加不敢稍動。那搗了許多成分的伏特加把他所有的一點勇敢消磨盡了。他覺着：一個不幸立刻就要臨頭……

——不，不，不成，再等一等……放了我罷，這是瑪麗的哀求的聲音。

於是米加，給失望和恥辱壓倒了的米加在帷後嗚咽起來，手鎗從他手頭脫了，鏗地一聲掉在地板上面。一切都沉靜了。

——誰在那里？願希啞聲地問。

——懦夫，房頭？瑪麗從來補門膝上跳了下來，扯開門帷；她的臉孔燃着憤激。你愛哭的死鬼！她死勁在米加臉上打了一下。好吧，呆人！她

抓住了手鎗，回身走向顧希。他重新倒在那沙發裏，伸開兩臂。他的牙牀下垂。他用他那雙睜得大大的眼睛釘住那手鎗的黑洞。

——錢……不就開鎗，瑪麗說。

——我身上沒有，顧希重新合攏他的嘴說，不要開鎗，請聽我說……

——錢。你叫我就……

——錢在家裏，在我同伙家裏……我身上是不帶錢的。

不論瑪麗，不論那握着拳頭，哭喪着臉孔站在她後面的米加，都不曾料到事情會有這樣個轉變。手鎗在瑪麗的手裏抖了。顧希更加害怕，他自己找到了一個解決這窘境的方法。

——不要搖牠，牠要發了。我給錢你們，可是要去找才成……

瑪麗立刻脫了她的襯袴，命令米加把牠撕成條子。顧奚伸直兩腿給兩少年緊緊縛了。他寫

了一個條子，一面敢怒而不敢言地斜睨着手鎗那面。米加立刻跑到所說的地點去。在那四十分中，瑪麗就執着手鎗看住來補門；她不時在籃裏拿個密橘，用牙齒剝着皮。

——乖點，莫動，她嚼着橘子反復地說着。

顧奚呢，不斷的甘言地誘着她，婉轉地賣她，甚至於想起了他的留在莫斯科的孩子們；可是瑪麗却殘忍的就同一個真正的強盜似的不爲所動。末了米加帶着錢回來了。他只拿來了三十張財福印子……

——我向你們賭咒我是再沒有了，顧奚吼說。下次，我倒很高興的。怎麼？這不夠嗎？好，你們混蛋，你們不信，就開鎗罷！我再不能夠給你們了！沒有什麼話可說了！（他吐了一泡痰）。

瑪麗數了錢。她把那些鈔票塞在她的襪子裏面，憤憤地戴上了帽子。

——好！米加，鬆了他。現在，聽着，顧奚。我

們走了。如果你敢追我們，我們就在扶梯上面結果了你。十分鐘前你不許走。

……再會，那來補門哼着鼻孔說，並且伸手去拿了一隻橘子。

一星期後，瑪麗亞娥思珂基娜和米加契浦黎科夫在瑞巴斯那浦被捕。他們立刻就招認了一切。米加哭着，並且後悔。瑪麗呢，是態度冷熱而含蔑意。人家把他們帶到了列甯格拉。審訊的那天，辯護士用下面話結束他的辯護道：

……“承審官同志們，請你們看看那被害人，想想他的可驚的物質能力和他那在生意場中所慣用的隨機應變的天才罷。（聽到這里顧笑起身走向出口；在場人衆都笑起來）。現在，再請你們看看這兩個受了西方的誘惑的欺騙的青年罷……這兩個新式的浪漫家，這兩個瘋狂的影

戲迷縛了一個一舉手就可以把他們同蒼蠅一般壓碎的大漢子……而我要特別舉出的最關緊要的事，就是那在這件事件中串着一個最重要的腳色的手鎗是並沒有實彈的（瑪麗憤怒地看了看米加，米加窘迫地低下頭去）。這枝手鎗是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會開放的，因為這是一件破折而鏽壞了武器呢……

法庭處了瑪麗亞俄思珂基娜和米加契浦黎科夫五年監禁，准予緩刑。